台學統

台學統卷五十九

黃巖王棻

吳興劉承幹

詞章之學六　葉水心學派中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

赤城新志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初從陳篔窗游最後登葉水心之門二公皆盛有所稱許水心答其書有曰往歲陳壽老言其表弟文墨穎異超越流輩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後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流輩而已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哉車玉峰挽詩亦曰江右文章今四葉水心氣脈近三
台所著有荆溪集若干卷行於世
宋元學案吳子良字明輔號荆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
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忤史嵩之幼從篔窗學亦曾登
水心之門篔窗之統傳於先生所著有荆溪集其作隆
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
不可以方冊旣篔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
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
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
說溯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於孔子則
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皐益伊

仲傳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倘何彼此
戸庭之別哉
台州札記赤城新志吳子良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
據篔窗初集淯祐四年跋余將指淮東欲盡出先生文
以啟來者甫命工以他役去不言所居何官州學六賢
祠堂記稱淯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實忝兩道提
學事赤城集題淯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
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皆
可補新志之闕明輔爲篔窗表弟自言年十六從篔窗
二十四從葉水心車若水脚氣集稱予登篔窗先生門
方逾弱冠荆溪吳明輔先從篔窗已登科相與作爲新

樣古文玉峰究稿序若水少事質窗先生學古文是時荆溪吳明輔爲同門十有三年之長聲譽方峻吳子良舒閬風文集序稱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年甫二十有六計明輔之年當亦與質窗相去不遠荆溪林下偶談八卷今併爲四卷余家亦有鈔本

菜按玉峰從質窗當在端平二年乙未質窗年五十六長於玉峰葢三十餘年長於荆溪亦將二十年謂相去不遠非也

脚氣集吳明輔爲國錄予偶在京相見便說其齋居賦此是尊兄少年之文可以删去明輔頗矜持以此言爲駭予告之云突梯者之無恥兮踰垣者之爲隘要折衷

乎兩可兮庶吾道其無悔如此則是處此身於突梯踰垣之間突梯是何等人明輔謂予不看上文予云只四句連續分曉何用看上文上文云顏陋巷以掃軌兮軻走死乎車輪如此則必有一个是踰垣一个是突梯明輔無說予意其後來改之有傳其後來所印荊溪集則儼然在第一篇不易一字不知其意如何他不是全不曉得

棻按突梯固是小人踰垣亦非中道折衷兩可則顏孟是矣顏居陋巷而未嘗踰垣孟走車輪而不屑突梯此聖賢中庸之道也玉峰不達此理故明輔不復與辯耳荊溪集久亡觀此則其編次之法蓋宗文選

也又明輔嘗爲國子學錄足補札記之遺

遺書

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木筆雜鈔二卷舊本題宋無名氏撰前有小序稱息軫多年小有紀錄齋前有木筆一叢遂以名之云云其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今考其書皆宋吳子良荊溪林下偶談之文原書本八卷此本摘鈔二卷別標新名又僞撰小序弁於首蓋姦黠書賈所爲曹溶不辨而收之耳

鮚埼亭集全祖望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于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篔窗書中

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貧窗袖以示水心水心曰
傳甚吾鄉儕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
王逢原惜其好駡亦如之愚考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
輔書乃貧窗表弟當卽斯人也按明輔名子良後村集
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於藍自一家尚
意辭鋒來泰時安知怪鵩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
爲將軍手汗韡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
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詩文評類荆溪林下偶談四卷不
著撰人名氏以所載文字好駡一條知其姓吳書中推
重葉適不一而足姚士粦跋謂以水心集考之惟有卽

事兼謝吳氏表宣義詩六首及答吳明輔一書不知郎其人否按元無名氏南溪詩話引此書一條稱為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又陳櫟勤有堂隨錄曰陳藹窗名耆卿字壽老吳荆溪名子良字明輔二人皆宗水心為文然則此書確為子良作矣子良臨海人寶慶二年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別著有荆溪集今已佚惟陳景沂全芳備祖前集載其葵花一絕句此書皆其論詩評文之語所見頗多精確所記葉適作徐道暉墓志王本叔詩序劉潛夫詩卷跋皆有不取晚唐之說蓋其暮年自悔之論獨詳錄之其識高於當時諸人遠矣舊本八卷此本四卷殆士粦所合併也

四庫全書總目吳氏詩話二卷此書載曹溶學海類編中題曰宋吳氏撰名與字未詳今核其文卽吳子良林下偶談中摘其論詩之語非別一書也

答吳明輔書　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文集

往陳壽老言其表弟齒甚少文墨穎異超越輩流思見未獲也忽承枉示牋翰兼惠篇什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秀質其終遂以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輩流而已哉慰甚幸甚垂諭道學名實眞僞之說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修而後道積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言學明而後德顯也皆以學

致道而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於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皆不足以致其道獨我能致之故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足下有志於古人當以詩書爲正後之名實僞眞毋致辨焉更與壽老講求之可也許將見臨倘俟面盡

題吳明輔文集後　永嘉戴栩文子撰　浣川集

木心序陳壽老文古今文字盡此矣吳君明輔壽老的傳也峭似其師讀此序則併知明輔矣余何敢贅頗憶從木心游每遇佳題輒令同賦而送壽老詩余未有述也追和其韻以贈明輔

冰蠶續絲犀琢軫欲奏南薰終不近木心歸宴白玉樓

一代詞華爲渠盡有客觸熱來相過手挈朗月披煙蘿筆陣森森萬馬肅夜雪未攪千羣鵝游𢶍戲鏑偶獨出見者驚降什六七掊摘世故窮高深鉤揣物情懸得失予雲老去方艸糸雕蟲往往羞少年水心不學駢儷語評麻品制空現前予今古文自星斗笑殺時流牛馬走人間百短見一長留此一短無何鄉（水心不肯作四六箋表付之朋友嘗云韓氏當國一日欲令直學士院急振手謝不能笏幾墜地矣）

遺文

州學六賢祠堂記　赤城集八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實忝兩道提學事不自揆庸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縣學於訓厲程別外

各議祠鄉先賢之末祠者以示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六賢曰金部郎鹿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嵤曰戸部侍郎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之日太守丁君璹教授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隷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負剛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與節

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嘿之義天地閒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不知退當語而嘿是掩非而邪干正此之謂樹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自古亂亡繼此而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寖通顯矣而投簪於桑暮之年脫屣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公者乎姦憸柄國羣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避或封駁甚勇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空談名世之與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進雖不得居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實凜乎有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是故鹿公之遯居野也貪頑者可使恥躁競

者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懦夫聞之而增氣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沈於州縣也寧忤郡將不肯以旱租困飢氓寧棄官女不肯以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屬以祠記諂權相則謝不為所親啗以兩制而索其文則拒不予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議則眾辨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語嘿之義豈枉已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之分豈阿意而為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忠鯁豈非出於其志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當何志豈非當志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

賢之學哉夫志與學以六賢爲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到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爲貴而或出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况於絲粟之得喪瞬息之休戚曾足以汙吾齒縶吾足芥吾胸哉拜六賢之祠者可以凝焉思悚焉慕悠焉悟矣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赤城集三 此記當在淯祐四年包恢知台州杜清獻奉祠家居也

獄生地刑仁術也寃枉干陰陽者雪而和闒很戕氣血者彊而平生詐欺悖正性者抑而順穢汙玷元身者懲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爲不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忿也闇也懦也億

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忿則不平闇則不□懦則不決僿則不周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寢不仁矣術何由仁栝蒼何君處東爲台理掾始至余一拒之語首敬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卽棄去趙侯退聽挽留亦敬之未踰年今守包侯資政殿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交敬之何以故監六失故完本心故余諗理吏前乎君有如君否咸噤無以答考郡志略弗書問聽壁題名則以己丑水不存也君蹙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沒繙續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定閒吳焯而下十一人書之石君而後將續書焉請余記余惟本心人人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鑱其說以勸後乎君

必有如君者矣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赤城集三

百年來臨海數賢令曰顏公度彭公仲剛顏當乾道初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邪郭焚燬之後彭能摩拏赤子樹縣治百楹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爲尤難嗟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葢紹定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呑原隰嚙官民廬居殺禾稼環百餘里漫爲濤川而縣治西直栝蒼門最先被水崩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徙交道繼之殍疫連年天子爲捐帑振廩復租已責遣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

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役之百須則以比郭先諸邑奔
命歲再更縣猶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奏辟前
尉温陵吳君楷令臨海君既爲尉諳其人情土俗不逞
智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奠矣君曰民
之居奠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吾不忍也民亦
舊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憂令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
不忍也令撙他費以創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峙
挹之高門吏直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爲琴堂廡
之東閎爽爲犴狴藏敕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閒軒寢
處有密室完備至於庖湢整潔及於階除繚重垣以護
其藩培秀巒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不弛不迫雖創

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殆十倍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內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爲令者能以道教民其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能無以政擾民耳近世教與養不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教與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婆娑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閒幾於去豺虎而傍父母於古爲次於今爲上矣使父母卧風雨入子其安

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母之
猶助之而況於以政養民且以道教民者哉此可見臨
海俗之愿而無譟譁訐猶閒有存者豈其咎專在民哉
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無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
也能復以政養民且以道教民雖繼古之爲令者可也

寧海縣尹題名記 赤城集四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閒樓府爲記稱始鋟
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井聚僻寂小其縣寶慶二年冬
會稽王君至僻寂者漸稠密矣君顧謂縣當問民俗不
但誇井聚民俗厚雖僻寂未宜小民俗薄雖稠密未足
誇也寧海之民力耕釣安賦輸見謂勤朴於今尙爾意

其在宣和前未接京邑華靡事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以僻寂小之哉然今既漸稠密亦漸熾於爭蓋地迫山海產慳食嗇有足憫者未可遽咎其俗之薄也且人情本向平縱趨險可復御以險乎人情本向易縱趨難可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己兗民隱每黎明達分夜甲是乙否語同家人所與奪一於理義威術弗仗也聽之東有堂老幾仆葺之如新榜平易以見其志既又謂題名雖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別市石重刻之增本朝而上三人焉曰劉轂曰陳仲通仕梁唐風蹟不大著曰陳長官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吳越吳越議增賦上書死爭以免由是觀之果援其民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

之上名氏班班苟過其下一二數孰爲追繼陳者孰爲
遠媿陳者有聳慕而退思有怒眥而切齒嗤詆得以鼎
臧否賤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式戒具
茲石焉然則以僻寂小其縣民之望於令者安在以平
易乎其俗君之望於後者有覺乎君名準字端已遂初
先生之次子於是世其家矣

清風亭記　赤城集十一

熙寧間舒龍圖亶尉臨海民有使酒犯法捽至傲不伏
即斬之賦詩投劾去淳熙葉尉禼因取詩語作一鋒亭
於廨之南紹定庚寅亭久趣壞陳尉求曾乃葺而新之
取李太白語更名清風或問更名之義吳子曰君子之

嘉業堂刊

仕也使時人畏不若使後人慕後人慕於有跡又不若慕於無跡也今夫貪殘狡險罷輭昏繆若是者置弗數其勇敢刻厲御物整整人則稱之曰能曰勤曰嚴曰公然要不過使時人畏爾仕務行道道果行也不求德於民而民思焉睹其所興建而思遇其所嘗臨莅之地而思思之淺者也甘棠之歌峴首之淚百千歲後木摧石堙則亦已矣然猶聞其事而心醒語其人而浩歎葢其清風靄然有道者之像尙可想也欲挹之而難攀欲狀之而難名欲置之而難忘夫然故雖無跡而猶慕之安有睹其跡而反輕議之哉近世之吏知職而不知道以爲尉職警捕止於警捕而已才者可使時人畏不才者

時人不畏也夫學道而爲吏使時人畏而已哉充是說也則勇於誅殺以爲威自許將相以爲能棻按舒亶詩有一鋒不斬姦邪首萬古安知將相材之句槩之以道其果合乎況其立朝排正黨邪當時羞之何待來世然則斯亭之名直妄而已亭不卽廢直幸而已登斯亭者睹其跡而訪其事非惟莫之慕直議直詆而已更名清風良有以哉嗟夫亶之事遠矣雖未合於道當其投劾而去亦或有壯其決者特以肆於孟浪不自摧省愈趨愈繆媿流無窮至於今日一亭之名人猶靳而不與陳君於是而三思焉其亦可以慨然矣君爲歲饑人日草食鬬訟旁午剽掠伺隙狹心怛慮鋤姦於萌迄無驚訛臻此寧謐君於其職可謂堪

之而名亭之意乃爾是固非局於其職者果不局於職而進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為之興起獨無感於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乎按何隙下節三字於其上增君字是固原作故無感原作撼聽改

飛躍亭記 赤城集十二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號環翠山旁瀕驛河舊因河為放生池狹且淤紹定原誤作興三年春令黃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而人力焉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為君曰不然飛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纓繳

墜峻銜銜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刃相靡釋然休澹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温乎谷風而跂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爲其天孰爲其淵是爲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莅玆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厚恩以祝壽假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余聞而

是之宋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江東天籟序　三台文獻七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山所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與滄海相吐吞其秀英所鍾在物為靈根異卉在人為仙侶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予曩使畿下俾所部各議祠鄉先賢以勵來學而天台獨以二劉公應然則無達宦先二公者乎何為其取此嘻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者外而非通塞者內顯晦者暫而非顯晦者常方二公在時身名僅一第官薄不過初品葛巾藜杖往來林谷間與牧童樵叟相爾汝而孝義積於家孚於鄉鄉之饑歲賴以活鄰里賴以安鬬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

賓友一時名士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通而道不爲蹇生雖非顯而死不爲晦上下千三百年宜未有先三公者三公長曰知過字與機少曰知變字與權皆以能詩稱而與機之詩尤宏富俊健有慶厤元祐氣骨賀公允中目其集爲江東天籟謂江西宗派相上下迨庶幾哉夫優於詩而劣於德詩未必傳傳未必彰彰也德勝其詩詩滅其德德既傳詩亦傳矣而況詩不復滅其德詩有不傳者乎序而揭之傳有不彰者乎

竹邨林詠道先生師蔵 子表民

赤城新志林表民字逢吉臨海人其父詠道有隱德號四朝布衣好古博雅儲書甚富表民承家學與陳篔窗

吳荆溪諸公游嘗同質窗修赤城志又自爲續志三志

竹村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赤城集十六

君名師葴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天台縣稅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沿江制司差使徽祖也修職郎信父也君孝友孚達廣學而苦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遇卿相跨郡所接識多海內名勝居家所振贍多境外旅窮好客如饞耽士如醉而尤嗜書傳抉奇劇珍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鈔傳恐晚丹鉛點勘蠅頭蟄然至遇古帖祕文斷刻墜簡不啻虞籲振耳商彝奪目積之久亦餘千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虞仲房爲法虞號君嫡授簡俾代已書每

扁榜熒熒必君也夫士剽盜漁獵以聚書為贅疣弗之好矣或心好而力不能聚諉曰窮至字書不待達以工而聽其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鄴侯永逝而陽冰輩眞不起矣如君聚人所難聚而工人所不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金夫人行實媲君空嫁奩助之奉親餘則以觴客姑久疾舅幾喪明親煮藥脈食以供不解衣三載舅姑曰活我無以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表民自幼即鄉學受父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老而所儲書益富獨貲用愈盡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故寥寥也君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嘉定七年金夫人死以戊子二月十七日紹定元年至乙未端平二年臘月八日始克合於浮岡祖壠

之側蕰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夫孫日錫疇

銘曰吾覩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而君復圯於水也

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然其外可圯也其中不可

滓也

四朝布衣竹村林君墓表　吳子良　赤城集十六

貧窗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墓余謝

曰銘具矣不減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弗置曰所以傳

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荅則爲摘其可表者三君生

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然酷嗜書質衣貨家具購書至

幾千卷名帖亦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

忘日夜可謂貧而富於書君臥窮巷聲援絕然師友皆

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貞李公庚徐公似道錢公
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可徐公大受林
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者也陳公傅良樓公鑰
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頤正王公厚之鞏公豐眞公德
秀楊公長孺君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交君
屢試屢跌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憂龍舒吳泉長樂王
作古括陳百朋會稽潘方謫台州君館置其家接歲踰
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可謂困而勇於誼然則世之非
貧非約非困而棄書棄交棄誼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
可表已而又有一焉夫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爲無益
矣身約則子宜泰不然交爲無益矣身困則子宜亨不

然誼爲無益矣君一子表民也其貧其約其困復似君
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密不悔誼誼益虔然則
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書以交以誼必
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藏字詠道臨海人自號
杓村居士死年七十五葬浮江所著詩文數鉅帙藏於
家他符能若世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台州札記一則 臨海洪頤煊旌賢撰

詠道所居浮岡在縣北十里松山墺地多梅花徐大受
題林詠道浮岡別業詩密林凝晝寂一葉動須驚砌淨
飛花影池深落果聲正宜鋪枕簟且復倒瓶罍向晚催
歸急煙江野艇橫樓攻媿次韻沈使君懷浮江梅花詩

主人迴在山谷裏不有使君誰與憐毋庸高牙殺風景
爲著佳句增孤姸寒溪照影漫千樹橫笛吹殘又一年
傳聞年後更多在便思躍馬趨平川

康吉堂記　吳子良撰　赤城集十五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十載士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輝如新而林君殆不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詭麗百倍此堂者又衆矣蕩然而邱墟蓊然而荊棘者相望也不爲邱墟荊棘則頹檐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爲之太息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蘖如一綫

亡而存絕而續也智力所到煙雲排空存而亡續而絕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拔智力微矣余友其子逢吉而閒過其堂則環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賢淵微古今謨憲進而範俗退而褆身取之書沛如也林君之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林君而放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古約而通今沖實內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書之澤也夫心栝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之所以異而屋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萬殊毫釐之際逢吉盡心焉於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傳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而未厭

林君終不死矣

跋林逢吉晦翁二帖 黃巖杜範成之撰 清獻集十七

康吉堂富藏古賢名帖而於文公二帖尤所珍愛世之

尚異挾奇借耳目之玩者決不解此余觀軸尾所誌考

訂紹興事爲詳公之前帖殆可句釋不得不然之論言

巽而旨微矣後帖莫知何時有黨無黨所不敢聞細玩

斯語其關于世道尤可深慨逢吉珍愛此帖更爲予訂

之嘉熙元年夏五至日杜某題

遺書

赤城續志八卷臨海吳子良著 按當云吳子良林表民同撰 刻本在

內閣今林黃亞卿家亦有鈔本　赤城新志

赤城三志四卷郡人林表民逢吉撰紹定己丑水壞城修治興築本末詳焉志當作於紹定三四年間　書錄解題

赤城三志臨海林表民修今亡　赤城新志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赤城集十八

台為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狹而亡以證事蹟散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采訪於士友屬筆於貧窗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辭實關教化何止證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無害

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豪髮之遺宜續書志以綱系目廢牒墜翰無所系難悉錄雖不錄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守王公梃廣齊公之政百緒厲翼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闈（元作闡誤）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爲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萃與本志協所證所聚愈詳矣而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使讀赤城志者詮評流品而思勵其行細咀篇什而思暢其才睹是非而開漫憑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勸戒而審趨舍詎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苦心謂皆無補不可也書豈徒取其詳而已乎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集十八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爲續志紹定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復俾爲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續志三志繼作不贅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築建立不略乎予謂作當問可否非贅非略之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之史歟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

不可遺也三者何書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育於
吾邦之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
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咸謂郡
無前聞爾有老父指暗壁浸字示子孫曰慶厤五年有
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
於倅聽壁之刓碑書城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
字畫有考則老父之暗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
可憾焉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指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厤必復之責屬之外臺當時
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繇又爲之守今一人任
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

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圖牒所無者繼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四庫全書總目天台前集三卷前集別編一卷續集三卷續集別編六卷按是集皆袁輯天台題詠前集宋李庚原本林師蔵等增修皆錄唐以前詩成於寧宗嘉定元年戊辰有郡守宣城李兼序前集別編一卷則師蔵子表民所輯補又附拾遺詩十二首有陳耆卿跋及表民自記題癸未小至乃嘉定十六年續集前二卷亦李庚原本後一卷則師蔵林登李讶譽等所彙錄皆宋初迄宣政閒人之詩亦成於嘉定元年後附拾遺詩七首

跋稱得此於會稽𪾢書者十年今刻之續集後似亦爲
表民所題也續集別編則表民以所得南渡後諸人之
詩及續集內闕載者次第裒次而成前五卷末有表民
自跋題戊申中秋乃理宗淳祐八年後一卷末題庚戌
夏五則淳祐十年葢父子相繼甄輯歷四十年而後成
書也庚字子長其爵里無考惟李兼序有李榮出其先
公御史所裒文集語又有府公李公語則嘗官御史而
流寓天台者也師蔵字詠道臨海人嘗官州學學諭表
民字逢吉與林登李次𦍒仕履均不可考表民別有赤
城集詩文兼載此集則有詩而無文雖僅方隅之賦詠
而遺集淪亡者每藉此以幸存百一足爲考古者採摭

之所資固當與會稽掇英總集諸書並傳不廢矣此爲明初刊本而前集題台州州學教授姚宜中校勘一行前集別編後題台州州學教授姜一容點檢一行蔡按赤城志姚宜中開禧二年至嘉定二年替姜容嘉定十五年至無一字蓋原從宋刻翻雕故尚仍舊式惟每集下以元亨利貞四字分編按貞乃宋仁宗嫌名宋代諸書例皆改避師蔵等不應於標目之中顯觸廟諱殆重刻者所妄加歟

四庫全書總目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編集中載吳子良赤城續志序稱其字曰逢吉與撰天台前集別編之林表民合又稱爲東魯人則里貫互異蓋其先世自曲阜徙臨海故從其祖貫言之非別一人也表民嘗續

陳耆卿赤城志復取記志書傳銘誄贊頌之文爲志所不載者薈而輯之以成此集前有淳祐八年吳子良序稱分門薈粹并詩爲一今此集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無詩又明謝鐸赤城新志載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在內閣而此本亦祇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詩十卷爲傳鈔者所脫佚已非完本矣

赤城集序　吳子良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以前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晚也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台人物見簡冊落落纔十數人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

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脈俟時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
而薰灼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者耶由今視之
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或旁見其藩或深入其
奧往往而不乏矣而又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
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馥焉今而後不更洋洋
乎哉夫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召也有所萃而
存者書也亦風化之所關也初康熙林君詠道類天台
集乎逢吉續之而詩之屬天台者無遺矣貿𥦗陳公壽
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
記序書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載赤城志載不
盡者逢吉復分門薈稡并詩爲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

而前後太守丁侯璹沈侯堅爲鋟之梓於是前所謂履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篤光景者一啟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纔得萃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奮厲期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字（按當作名）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遺文

董將軍廟記　林師蔵　赤城集十

郡之東湖南百步有廟巋然抵城據圖經云唐浙東觀
察使董將軍祠也世傳吳越錢氏有國時立名在祀典
歲久屢圮葺於邦人至淳熙六年父老始請於州即其
舊址東嚮易而新之廟故有石記尾獨載朝奉大夫知
軍州李春卿立其置廟之因與所置之人若年月皆逸
而不傳師點嘗考於圖記訪於耆舊則神有靈德且懼
其將就曖沒遂以合載於文使得以著於不朽焉按皇
宋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衙校左良玉者實監
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告曰能存吾廟當以判
官為汝子妻寤以語良玉廟遂不毀未幾果得子狀肖
廟之判官是子幼年頭有瘡疾久之不愈家人往廟禱

焉見屋漏滴損判官之首亟修之而見瘡立愈大觀二年登進士第官至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卽其人也暨湻熙閒郡饑甚有閩商支太輩販米海外俄見一人身衣白衫方巾皁履美貌長髯語言異常引船相嚮揖曰吾台州董主人也家東湖上門植雙檜台米得市特來相招因命於船內取酒一小壺分斟與支商以下徧飲飲盡醉米入台港將次州約曰吾先往議價汝抵岸當來言訖船忽不見商至尋訪東湖竟無所謂董主人者有一老父語此但有董將軍爾引與偕往見廟前二檜入覲其像乃嚮之招船人也羣商相視驚異具祭原具作且羅拜感泣而去聲傳別境客來競湊舳艫相銜邦人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殄粒緊神之力也夫有惠濟人者宜饗有靈應物者宜書神自吳越置祠而隸祀遂令是必嘗有功於民者而此函事尤爲靈異邦人德神之賜且恨未有以記之者師點既爲之記又系之以詞使歌以祀神其詞曰詞原作祠

澞神生而異沒有靈廟食此邦何英明人受其賜於冥冥是崇是信靡不承於粢春敷與秋榮山果野蔌含新青牲酒肅戒羞潔馨酌獻雖微意益精湖光瀾瀾風泠泠惟神此宅嚴幽黨永濟我民年穀登報饗不匱千百齡補

台州札記新唐書董昌傳始立生祠屬州爲土馬獻祠下列牲牢祈請赤城志董將軍廟在東湖之南世

傳錢氏有國時建林師點廟記唐浙東觀察使也此必台州所建董昌生祠昌敗後諱言不書其名

遺詩

熊守子復左史刻九朝宸翰眞于台學賦詩記之　林師蒧

皇天祐宋寶厤昌列聖功德高虞唐萬機餘暇不自逸銀鉤鐵畫揮天章洋洋謨訓揭日月留心庶事寧少忘當時賜予皆賢傑至今緹襲爲珍藏丹丘史君武夷僊快淩紫清登玉堂親從芸閣獲墨本寶如金玉留巾箱承明厭直暫出守邦人盡喜來龔黃公餘鈴齋靜無事祖宗盛烈思發揚編摩允屬大手筆白玉鏤牒陳膠庠要令衿佩覩盛事端拜伏讀思激昂明如星斗麗霄漢

奎躔壁宿紛光芒藹如和氣結雲露氛氳融液爲嘉祥

龍蛇委佗欲飛舉鸞鳳宛轉爭翱翔晉唐數君無出右

王顏諸子難比方史君一旦出奇祕豈與劉洎爭升牀

亟聆飛詔下丹闕指日入覲登明光雲龍風虎慶會遇

股肱元首歌明良邦人須戴自今始爲公紀德龜趺旁

題嘉祐院東軒

到處已無花可吹東風猶自舞殘枝山僧只解關門睡

春去春來總不知

山齋書事林表民　著玉溪吟草今亡按江湖後集載林逢吉詩十五首林表民詩三十二首其實一人也

掩卷聽蟬韻憑闌數雁行井風梧葉雨籬月菊花霜又

是秋將老能堪夜更長愁吟無與共殘燈落書牀_{能江湖後}集作那

寄聖水老法照

五載禪林結淨緣又飛一錫過甘泉曉池洗鉢雲常潤夜閣繙經月自圓碧眼誰參庭畔柏赤身難伴社中蓮飽看勝景多佳句好爲閒人寄一篇_{伴江湖後}集作並

新昌道中

殘村時有兩三家繚繞清溪路更賒客裏不知春去盡滿山風雨落桐花

台學統卷六十

黃巖王　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詞章之學七　葉水心學派下

東谷王希道先生汶　弟澄　濬

宋元學案王汶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厲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已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閒所著有東谷集

黃巖縣志王汶字伯奇號桂山樓奇人於書無所不讀爲詩文不肯襲凡語尤工隸法爲善惟恐不及歿而有

神里人祀之於社子汶字希道號東谷澄字淵道號兩山濬字深道號西澗兄弟並有盛名時稱樓奇三王遺集

赤城新志東谷集王汶著今亡三台詩錄作蒙齋集

戴復古讀東谷王子文詩文有感作云東谷今何在騎鯨去渺茫荆花半零落巖桂自芬芳議論波瀾闊文章氣脈長遺編猶可考何必計存亡戴石屏集

葛紹體謝蒙齋王子文寄文卷云已閒掛風帆寧知掣其肘緘自春山雲吟倦秋夜斗文友有新錄筆之自吾手睠言桂山君到死意愈厚夜半十一字龍蛇尙驚走悠悠淛東西客路霜中柳巍峩讀書堂珍重夫人壽弟

兄自替問進學以虛受所期躡層霄斷金真皓首樓崎
歸去來相忘如此酒 東山詩選

遺文

樓奇王周道墓誌銘 王玟 赤城後集

周道弟之卒當紹定癸巳□□□□與其兄漣祔其柩於父兆將置石請於予□□□□言之耿耿無一不存吟茲居廬儼焉歎以視其変是死周道也乃泣而序之周道姓王氏名演台黃巖人祖士寧父鎬少失父勇自樹立日聚諸書夜半深臏朗詠音節清苦與燈影同凄迷堅坐者十年始挈而之東嘉東嘉人士如林咸側席曰佳士周道益自貴重山砠水崖攜一編徑往飲食饑

渴無期度猝然遇人語不相酬對不知者以爲目寄飛鴻也以是於諸經史靡不通其他文字若植蘭說顏樂齋記等作開闔自置不蹈俗繩尺棱棱蒼松氣欲干霄與世檮櫟異矣予觀自昔文人類多興趣高遠投以世故輒不了而周道於家事極曉於人情痛癢極周悉耆年宿德尊奉不少懈下至僮奴不以一毫意氣先之也予一日過周道見手數珠問之曰母病日以此課梵典周道豈不解者直欲娛慰其親至此也噫王氏家於樓奇積十數世矣冰蓄雪播惟筆墨之畦畛是闢然未有偶於時者晚得周道謂宜穫而收之矣亦卒無年焉何哉雖然合羣從十數人語其聲連響接必曰周道閒適

他郡見可喜以十百數亦莫有踰周道者則其所樹立
亦可自比於古人矣無年乎何傷周道卒以戊子理宗紹定
元年八月末旬年纔四十有三未屬纊前猶翻某書驚曰
吾目光隕矣急持其母臂以訣連呼曰負吾母負
吾母乃瞑其從兄澄哭以詩曰抱酒休教讀莫文有才
無命可憐君向來五色江淹筆今作空山一塚雲塵滿
書牀草滿庭數間竹屋冷如冰舊囊螢火應將去散向
松花作鬼燈未知當壤下意否有文囊五卷藏於家銘
曰山之上兮雲悠悠山之下兮泉幽幽昔盤而遊今瘞
於丘恍兮惚兮誰與儔

跋師石瓜廬詩書後

余忝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詮次非晤語所及則書題所緘寄也掩卷俯仰遂成千古悲哉然君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諷一以杜老爲師矣且時時爲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到遠難及余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意極元句法極精妥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不仰而覩也信矣其名家哉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千佛諸峰其一雲石橋有泉涌龍頻躍山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獨遺何邪暇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東谷王汶

遺詩

按宋詩紀事亞淡字希道一字道原汝陰人回之子

有詩集雪溪亞鍾序之戚學標三台詩錄以紀事作

汝陰人爲誤是也今從宋陳起前賢小集拾遺得詩

七首盡錄之

水心先生墓下作

排雲上殊庭備物儼神道含酸步透迤積疢思遐漂乘

風來帝旁鴛鸞說落窮島百聖集會期萬化資斧藻瞻前

鳳漂漂顧後龍矯矯實璐列中華韶音破夷獠肅肅闕

里牆萋萋墓林草誰尼兩楹夢而復悲一老曩余稚養

蒙今日幸茹蓼超然欲徑陳曾爾竟虛抱育德德何成

果行行何造洒彼江海流不納此行潦青松珠露團怪
客紫煙遶千年萬年垂封樹等穹昊

寄韓澗泉三首

達人貴適已脫屣離王庭袖此轉物手悅我蓮俗醒睆
彼岐山鳥揚光來青冥豈其覽德輝而肯啄腐腥翻雲
吐嘉音濯露潔修翎紛紛世網密何由覯爾形
在困多促促長懷特栖者崔嵬玉山岑其誰秣余馬朝
隨澗雲浮暮逐澗泉瀉光儀儼神交晤言冀心寫食魚
不知肥采菊不盈把願垂白日影照我蔀屋下
浮榮安可攀高蹈何恨早處則爲達志出則爲小草脩
名隨風翔嘉遯若龍蟜棲遲二十年匣此不世寶灝露

團紅蘭涼吹發清昊因知吐芳訊慰我夙昔抱

送應顯夫之上饒

細雨杏花斑飛飛燕子還人隨煙棹去門對釣磯閒曉月偏驚夢春雲不離山定知多好句音問盡相關

寄葛元成

子規唬不歇君向越山聽既已疎吟伴誰當共酒缾松花全是粉柳絮半爲萍自笑無生計閒箋相鶴經

有懷蔡貫道子與

相看計盡非息影更何疑幾日鴈初過一冬寒較遲竹笠和雪看梅好帶花移只此清貧趣知心者是誰

雜錄

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永嘉葉適

戴許蔡仍王汝來自黃巖從王成叟學未久成叟爲有力者挾之江西三士失所依束書將歸請質於余夫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蒙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於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學而至乎能果行育德

則不可勝用矣然則三世之歸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棻按東谷以蒙名其齋葢感於水心之言也

深道別酒兼筆次韻　葛紹體　東山詩選

取友但聞道不問年先後西澗吾世交豈在接杯酒言歸復言歸光怪願袖手樓崎靈泉山松柏歲寒友

監倉夏迪卿先生庭簡　附

宋元學案夏庭簡字迪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

宣教郎夏君墓誌銘　永嘉葉適　水心文集二十三

夏庭簡字廸卿曾祖咸祖克修父思恭世家台州黃巖慶元五年登進士第黃巖浙河東大邑賦當其州太半魚稻之饒被鄰境喜讓善施溫克多異材然自隋唐設進士諸科而其地寂寥湮沒無以名稱者宋興且百年始一見又百年始再見又或始三人或越數舉積而至於君然後始贏十人嗚呼何其少而難也昔王元之蘇子由皆病進士取人猥多得者濫易無益治道余初以為篤論然以黃巖觀之廣地且百里衆民過萬室累數百餘歲矣苟有以取之其得宜不止此然則果欲為治豈輕絕其人使不得仕耶古人各治其國士必先自足

於私朝而後及上勢不得多且易也今盡取於上復分以遊其下雖多猶少雖易猶難爾且隋唐貴進士號異科尤異者山人制策勢亦不得多且異也今無以差等壹命爲進士審如二公意必於取士之法大有所改故余因黃巖進士之少疑君獲預十人之難疑其論猶未篤也君初補定海尉連遭二喪授長溪簿益讀書明習吟詰親仁敬士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必過余退然下席隨所遇若素稔語不妄發問則博辨余亦愛之旣而聞其在閩思不出位而以事至者常立決是非少所徇諸司及士民亦愛之調臨安府都鹽倉未入嘉定十二年某月某日無疾卒年四十六八月丙申葬

靈雲南麓娶柯氏子二人曰紹堂紹基三女子余固悲君成於艱地而列於稀稱若將有以遇之也不幸死則終無傳銘曰文無害行有恥載六百贏十士慨不逢表幽里嘉定十三年六月日

雜錄

跋夏迪卿墓銘 葉水心撰楊慈湖書 杜範 清獻集

夏君登第時余尙幼自家塾抱書夜讀父母輒撫之曰勤讀書夏君居然上第矣余自是聞君姓字心竊榮之既長款其門卽其人寡詞淡容退然若不自有其榮者人固謂君之家以厚傳君之天以厚報其榮顯殆未艾也而事乃不然何耶今得此銘肅容以觀翼然如入靈

祠讀古刻而瞻嚴像也於是君之榮未顯于其躬者乃組繪翰墨間且不朽矣是之謂未艾者非耶葉公擅一時文章之柄人之願榮其親者往往求輒與末聞楊公肯爲人作字而亦屹屹無所愛肯父所以榮其親者加于人一等矣其更以家傳之厚而篤之則報之嗇於前者將大侈於他日人之翰墨又何足以爲君重嘉熙元年中秋日立齋杜範書

贈夏肯甫　葉適　水心文集七

自識賢尊熟常將遠到期忽傳千古信虛抱一生疑恨菊來何久愁梅去轉遲應留起春蟄詞落未堪悲

梅巖丁少詹先生希亮

宋元學案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於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微砭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于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邪又未幾從東萊于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於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學俟博文俟工淹識練智粗

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率以歲日二三留治其家餘輒屬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

丁少詹墓誌銘　永嘉葉適　水心文集十四

嗚呼學之難也質與性不合年與人不並幼而教之時至而不得成其材十且八九也況不幸失教者乎不幸失教過其時乃能感勵奮發遡馳年循定性自成其材以收獨至之功若是者世之異材異質也蓋跨都緜國得一二焉雖然其若是豈徒然也天必厚之使有發於事焉使有施於時焉位敘顯寵使不與常人者同焉所以信夫學之難而成之於已廢者爲尤可貴也遡年而

卒於逝成材而無所發始與常人異終與常人同若丁君希亮余所謂可哀者也希亮字少詹台州黃巖人曾祖皓祖旼父軻少詹生二十九年余遇之於錢塘聞人言自以爲高下能有辨也見人行事自以爲是非能有擇也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於所至不止也後二年余教諸生於樂清少詹始來人謂少詹年已尊老讀書有數而論議自許誇大相與背笑之少詹知而不愠也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於龍窟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既而少詹盡師碩儒盡友良士盡聞名言盡求別義常服補褐而食疏薄夜誦逮晨手鈔滿屋縱

筆所就詞雄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人於是奇少詹
學倏博文倏工淹識練智纖細並入彼幼而教之更數
十年術業向新者果非人力可及矣卒以歲日三留
治其家餘輒屬山航海十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
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紹熙三年七月十十
日卒年四十七十月十一日葬嶠嶺之原娶於氏先卒
四子䇷林籍一未名三女長嫁宗室崇譓二尚幼銘曰
余觀書傳士當晚成之後必垂功名少詹乃獨無有故
爲此銘冀以慰吾亡友云爾悲夫慶元二年五月日

遺集

 舊志作丁希亮集今佚

太平縣志梅巖文集宋丁希亮著梅巖少跌宕不羈爲文亦好爲驚世語從葉水心遊始就平實進學益銳又就正於呂東萊陳龍川錢塘除夜以詩呈東萊云結得先生燈火分論文共守一更殘故晚所著卓然可傳卒後其子策裒詩文若干篇梓行有水心序戴石屏跋

丁少詹文集序　葉適　水心文集十二

丁少詹死子幼家無相人憂其且不立旣而自温嶺鴈宕來者累累言其庭宇甚除彊畎甚修貧祭敬恭僮客趨和盡如少詹在時余極歎異此不特其子能危慮夙成自樹不墮亦由少詹裕家之法素定有以遵執而然也今又櫝其遺集以來凡碎篇零簡收拾皆在念少詹

平昔益以愴然夫衣食逸則知教被服深則近雅若因以追先志續成其業庶幾乎至其文辭則余於銘墓論之矣故不重評焉

梅巖文集跋 戴復古 太平縣志

梅巖少時不碌碌勇於爲義不吝千金閭長邑胥勢橫莫能如何君白於牧去之如拉朽識者壯之謂其有古烈士風既而折節問學與一世宏碩相師友而不僅原作謨博一第抱負終不大試於天下豈造物固嗇於梅巖耶君沒逾四紀其季子策始刻其遺稿以傳豐城劍氣發越自今梅巖其不死矣嘉熙庚子重九後三日石屏野客書

遺詩

次朱晦菴先生見寄武夷精舍雜詠

潭聚濺濺魚一鉤隆深碧非若渭濱人君王不相識釣磯

禮樂總繁文何所周吾力一室事事無簞瓢掛空壁寒棲館

除夜錢塘客舍呈呂東萊先生

不須千里念家山鐵石心腸到處安結得先生燈火分論文共守一更殘

雜錄

答少詹書 葉適 水心文集二十七

某雖薄多難自少粗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

乎中庸之德雖其閒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歎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閒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盡通達無閒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某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某之所以疑媿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其由此

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蠹才也爲之必不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聞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翕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幸也則憂思急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舍己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己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

親平生雖不妄道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理柑子已領貺錢二十千謹用回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丁君墓誌銘

葉適　水心文集十四　節錄

君姓丁氏名世雄字少雲昔君之同堂弟希亮從余學每爲余言君曰吾兄甚善雖然所少者專一苦學耳予何道誘之損其爲彼進其爲此於是時希亮年已長自悔少學不力竭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故言君如此希亮既以其學少君君不爲變門內之集希亮輒謝不預一一家貧客亦難往來或疑君弟兄有間及希亮驟得疾垂絕無妻子幼乃整衣危坐請君託以後事他日戴氏（世雄妻）爲其內君爲其外經紀諸用

過於希亮在時人又以此多君弟兄且曰不苟爲異同
也

處士葛東山先生紹體

司戸葛梧坡先生應龍

同治黃巖志葛應龍字元直性樸重安貧守義言行不苟爲文章以先賢爲準的不屑事舉子業葉水心適袁絜齋燮皆重之侍從祕省官交薦又以應龍所著經說雜文進差充國子監校勘杜清獻範又薦之淳祐改元以視學恩釋褐授慶元司戸有梧坡集與兄紹體號二葛舊志云端平中眞西山典貢舉請蒐賢才於貢舉之外侍從以應龍薦按清獻集有薦葛應龍劄子云先正蘇文忠公嘗請於先朝欲於科舉外別選奇才異能之士舊志葢緣此以蘇文忠爲眞文忠故云然今削之而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附辯於此紹體字元承師事葉水心得其指授博學善詩文著有四書述東山集

送葛元城　永嘉葉適正則撰　水心集

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刖還草草念子身名兩未遂佘我衰病無一好古人探道從妙年今人重耳輕目前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

薦葛應龍劄子　黃巖杜範成之撰　清獻集

某等輒瀝愚衷仰干鈞聽某等竊觀古人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絜是矩以觀人眞取人之良法蓋尙器識者必重厚顓文藝者多輕浮重厚之士如金石菡革雖貴賤不同而咸適於用輕浮之人如鏤冰刻楮雖

華宋可觀而無補於時此王楊盧駱所以不見錄於裴
行儉者也國朝沿唐舊制以科目取士名公鉅儒率由
此途出然拔十得五寧免遺才使通今學古者或皓首
衡茅篤行厲志者或混迹漁樵而上之人徒有乏才之
憂良可慨惜先正蘇文忠公嘗請於先朝欲於科舉外
別選奇才異能之士誠以程度之文一日之長不足以
盡人之能否必廣招徠之路庶有抱負者咸得以自見
耳某等伏見具位葛應龍器姿樸厚材識茂明行不詭
隨言無欺偽其著爲文章循循焉以先賢爲準的而不
爲時俗夸多鬬靡之辭其見諸議論斷斷乎以古道爲
可行而不徇苟且因仍之計安貧自守擇義而取與之

劇談時事每慷慨激烈邇者天久不雨茹素默禱久而不倦人皆笑其迂而乃自謂未有至誠而不動其愿慤之實亦可略見洪非近世投書自鬻大言無當者之比水心葉公絜齋袁公悉皆許可而半生困躓獨抱苦心曩歲從官如余兵書袁吏侍趙兵侍李刑侍合詞以薦於朝而祕省官又合薦之而應龍以其所論著經說雜文進又蒙朝廷差充國子監校勘尋又與永免文解其志尚高絜久不事舉子業恐徒負公朝優與之典若畀以一命使展布寸長必能究心職業圖建事功其視較錙銖於寸晷決得失於一夫所得遠矣近世固有妄男子冒軍功竊寵祿者何可勝數如應龍之才之志詒以

徵恩亦朝廷所不惜也某等職在論思不敢薇賢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毋使養素邱園者有不遇之歎某等幸甚多士幸甚干涸鈞嚴不勝悚惕俟命之至

謹按清獻不妄薦人於同僚僅薦尹煥翁逢龍二人於同鄉僅薦葛應龍一人則梧坡之賢從可知矣

遺書

四書述葛紹體撰經義考云佚

東山詩文選十卷葛紹體撰焦氏經籍志浙江通志俱作東山集菉竹堂書目作葛東山集三冊

趙希弁讀書附志趙大酉應谿序葉夢鼎跋

東山詩選二卷簡明目錄選作集

四庫全書總目按東山詩選散見永樂大典中皆題葛元承撰而不著時代爵里今考集中早發詩云天台今日去步步紫雲鄉又新昌道中詩云明朝行幾里應近赤城西則當爲天台人矣謝鐸赤城續志載有葛紹體字元承家於黃巖嘗師事永嘉葉適得其指授趙希弁讀書附志亦載有葛紹體東山詩文選十卷則此集卽紹體所撰舊本偶題其字耳惟讀書附志稱詩文選而永樂大典所載乃有詩無文或文不足錄爲編纂者所刪歟希弁又稱家大酉應繇爲之序葉夢鼎跋其後及行狀墓誌原附集中今並佚不存其事蹟則無可考見矣葉適水心集有贈紹體

詩云數年之留能浩浩一日之刖還草草念予身名兩未遂令我衰病無一好又云不愁好龍龍不下只愁愛玉酬石價殆亦潦倒場屋之士集中有與趙師秀翁卷酬贈之作故其詩頗近四靈蓋永嘉一派以四靈爲宗主當時風氣如是也厲鶚撰宋詩紀事獨不載紹體之名知集佚已久今據永樂大典所錄分體釐訂編爲二卷以存其槩紹體所著又有四書述見於朱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然有此一集已足以傳紹體矣

梧坡集葛應龍撰見浙江通志今佚

葛東山遺詩共二百九十七首今錄十九首

江心長句　五古

問津城西市呼渡江南岸棹穩當潮生帆輕趁風便龍翔古招提烏革今輪奐同合列翠屏周遭鋪素練邀行嫩篁竿勸坐老木榦沿壁覽新題吹塵認舊篆一隅看不足兩塔窮未見陽光爍岡頂颸陣掠波面郛郭聚拱伏煙雲散呈獻俯拜肅御邸仰瞻粲宸翰皇帝南巡意生靈北望眼書千古清輝爲萬世偉觀樓臺明月醼鐘鼓朝暮飯徒見一時近孰念百年遠江濤常春撞帝澤其流轉遊子感時歌居人思日勉

謝蒙齋王子文寄文卷　按王汶字子文號蒙齋其父王木號桂山黃巖樓崎人

已聞掛風帆究知掣其肘緘自春山雲吟卷秋夜斗文

友有新錄筆之自吾手臆言桂山君到死意愈厚夜半十一字龍蛇尙驚走悠悠淛東西客路霜中柳巍峩讀書堂珍重夫人壽弟兄自答問進學以虛受所期躡層霄斷金眞皓首樓崎歸去來相忘如此酒

送仙居令

邑稱仙之居山水開畫圖著我老仙子少試胸中書視印秋風前覩化冬日初琴調待平弦髮稱借輕梳豈必三年期朞月亦可乎赤城勢連越朱溪流通吳人限地百里而滯天一隅俄然乘雲翔邑人空歎吁

王深道別酒走筆次韻 按王檜字深道號西澗與兄汝澄稱樓崎三王

取友但聞道不問年先後西澗吾世交豈在接杯酒言

歸復言歸光怪願袖手樓崎靈泉山松柏歲寒友

和水心先生寄越帥汪煥章得雨韻 七古

步虛影裏雲璈舉精神上對東皇語蓬萊拂檻多飛雲西風吹作人間雨田間誰不知公勤千里歡聲公亦聞早禾登場晚禾實公庭如水清無塵

送上蔡謝悔齋赴召 按謝直字古民號晦齋上蔡謝伋之孫淳熙十一年進士 五律

詔趣朝天去春風半月程西湖花錦重東越柳綿輕趨走輸年少謀猷讓老成邊烽半明滅畎畝一關情

早發西城即景

天台今日去步步紫雲鄉麥浪漲新綠花風吹舊香屏開千嶂遠帶遶一溪長遊冶誰家子酣歌古道傍

新昌道中

歸路忘羈思邛枝第其擕江船閒載鶴山店靜聞鷄晩稻新收斂秋花舊品題明朝行幾里應近赤城西

送趙紫芝入金陵幕

會面難如此人生祗自憐笑言無一日離別有三年故國帶秋色長淮起暮煙官閒足登眺吟滿菊花天

送翁靈舒

尋常居異所客路得同行別久話難盡路長愁易生湘江春日綠衡嶽古來淸何似歸休好西巖深處耕

寄謝周西麓國博　七律

三年涕血漬盤蔬蓬首春風未欲梳客病屢驚幾死去

母慈常念有生初乞文西麓標銘墓立石東山伴倚廬
恩到九原那可荅近來和淚看除書

望家信未至 七絕

一封寄去當人日只是元宵近到家何事春分猶未報

夜窗幾度卜燈花

秋日東湖

荻花風裏桂花浮萬竹生雲翠欲流誰拂半湖新鏡面

飛來煙雨暮天愁

五部嶺

嶺上煙雲作伴行遠山凝綠向誰橫醉來睡足茅簷雨

三十六灘春水生

蒼嶺行三首錄一

翠擁層崖一水分栝蒼遙接赤城春觀音城上靈觀廟
多少燒香行路人

元直弟梧坡

東山山下碧梧坡照映朝陽歲月多如是鳳凰棲泊處
一鳴天地起春和

送松臺老丈過黃巖

雖然相去百餘里亦是同棲一片雲君向黃山我孤嶼
思鄉時節定思君

送蔡貫之

君去江東幾日程我來東越漫雲萍客情自是難爲別

何况鄉情兼別情

懷元直弟

草色苔痕綠滿庭讀書聲向夢中聽溼雲冷雨更愁絕

寂寞旅牀思鶺鴒

葛梧坡遺文

左顧亭記 葛應龍撰見湖州府志

漢餘不鄉隸烏程縣鄉名由溪之清澈謂其餘莫此若

也至晉隸武康唐析武承塘東界置武源縣即餘不也

武源改曰臨溪臨溪改曰德清遂為定名協以餘不之

義縣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晉車騎將軍

山陰孔愉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聞長以信著晚以節

稱濕嶠語之曰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惟君一人考其言行訂其初終清正莫如焉嘗遊餘不亭路逢籠龜者買而放之溪龜放中流左顧數四暨以功受餘不亭侯之封工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皆然乃佩之自是人名溪爲龜溪而溪獨美矣龜神物也敬康清正人也惟清正者與神爲一中流左顧人曰龜有知也印龜左顧人不以爲事之怪則以爲傳之誕惟通者信之左顧名亭君子異其龜慕其人也人若敬康非惟今所少古豈多乎哉縣志言宣和初宰西安趙景東重建餘不橋中爲大亭扁之左右二亭翼之左曰左顧右曰吳羌景東才良之宰也當清溪寇起郡邑震撼人民駭逃景東獨

發倉廩集[illegible]健團保甲賊犯邊境邀擊之擒獲其首徒器械縣賴以全固宜其能思古人而亭左顧也竊意自東晉以來至宣和之前宰茲邑而能存古者不乏當時興讀有不暇紀後人忽之有不屑記寖遠寖忘過者徒見溪流之或舒或怒或白或黃溪舟之或舫或舠或艤或奔而已淳祐戊申冬余受辟浙西帥監德清正庫朋交喜言庫廨占溪山之勝予亦喜之至則知爲左顧亭而亭亦非舊扁雖扁曰第一溪山而溪山俱無在眼者入小室啟北窗僅見其扁予憮然不自安也語於衆曰孔將軍放龜之所不宜私居而私障之既爲東西舟楫經從之所爲遠近賓客遊息之所爲監司奉候臨止之

所爲本縣祝壽放生之所居甚卑隘不稱居之安乎雖苟居借之前官又借之我必復之有是其言而難之者庫官之廨未易成也予曰帥量包川藪智周事物京城內外遺跡勝區圮缺歟全陋朴頓施隘狹湮廢朽縮突壯百爲新美其志存古勵俗也德清其鄉邑也庫官其末屬也一庫廨何難爲已而白之其應如響且曰縣復此亭而修治之吾當助之遂檄縣及庫庫給十七界楮萬有五千使置廨縣給五千楮使治亭庫廨詳悉予已記之矣欣承帥命撤舊更新昔之障蔽者既闢之而蘙風之自南者薦其清昔之叢薈者既疏之而蒼松之在望者見其清蔭是亭之址南則面吳羌山而山光接北

則枕餘不溪而溪光還中創三間高敞得宜扁復左顧亭之舊左顧之東三間扁曰濟川以爲遷官顯人入位表著出臨臺郡皆宜思濟斯民非徒若溱洧之僅濟也左顧之西三間扁曰際清以爲良朋勝流清思之合德清之會取前脩之詩際天氣象何其清之句也宰之規圖若是其政與志協可知矣乃謂予曰亭復於縣子之栞也亭新其舊帥之惠也記屬於子事之實也予何敢辭原餘不之義嘉德清之名追念敬康會美於餘不遐思靈龜示靈於左顧以宰之才良超於諸縣帥之德度恢於時賢願述而明之予又有說焉溪以其清而爲縣之最勝龜以其靈而爲溪之至祥靈足以稱其清矣左

顧懷生育之恩印鑄昭神物之異是惟敬康之淸正感之入茲亭者思左顧而竭忠盡於國家以不負平時之恩寵思敬康而帥行義於公私以漸消斯世之貪濁其濟可博其淸可全則重新斯亭之意不沒矣不然德淸徒一縣之美名左顧特一時之靈異而諸扁之揭總爲美觀凡百君子其思之帥安吉趙公字德淵名與篔

承直舒閬風先生嶽祥

子叔獻

方岳

赤城新志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寶祐進士官終承直郎年二十六時以文見吳荆溪荆溪稱其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後果以文學名奉化戴表元在元大德閒爲東南大

家其學得於嶽祥者爲多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象畦稿蝶軒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叢續叢殘叢傳叢肆昔遊錄深衣圖說凡二百二十卷學者稱爲閬風先生

大清一統志舒岳祥字舜侯臨海人按當作寧海人寶祐進士以文學著名戴表元從而受業表元爲東南文章大家其學得於岳祥爲多

宋元學案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於吳荆溪荆溪序其集以巽稾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蓀墅稿避地稿篆畦稿蝶軒

稿梧竹里稿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殘叢肆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閬風集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於篔窗以至荊溪文勝於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

元詩選袁學士桷字伯長慶元人伯長初師事戴剡源帥初稍長在王深寧之門復從舒嶽祥遊其學最爲有本　又戴表元字帥初奉化人宋季文章氣萎薾而詞骫骳帥初慨然以振起斯文爲己任時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名海內帥初從而受業焉

黃文獻集將仕郎建德錄事劉君墓誌銘君諱環翁姓劉氏其先自婺之金華徙合之寧海居縣東北之閬風

山子筮仕寧海間閬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公某按即劉莊孫曰舒公岳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心甚嚮往之暨辱交於君乃知君於劉公爲從曾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君所從受業也

元詩選永嘉李孝光序丁復詩曰國初以來臨海爲詩數十家其什曰閬風楞園山南天逸素心聖泉其後又有張子先陳剛中楊景羲皆自樹一家足以名世台州札記閬風舒岳祥楞園劉莊孫山南王應高天逸高耕聖泉盛象翁惟素心張子先未詳素心邵氏見張明鄉墓誌

鐵網珊瑚二王墨刻跋云由籀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畫贊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後世也近攻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追蹤漢氏凡稍涉永

和法者則訾之曰此晉字也使誠知晉字爲六朝唐宋之冠則無是語惟其未見二王妙處輒於似晉者而輕肆雌黃之口而於二王其何傷於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雖是碑刻精神韻度自是絕塵他日有訾晉字或一見之豈不媿汗浹背乎至元二年丙子歲夏五八日天台舒叔獻書

遺書

閬風集二百二十卷 見赤城新志宋元學案今佚

舒閬風文集序 臨海吳子良撰 赤城後集

余自丱學文論游從於海內欲求異稟靈識如漢賈誼終軍唐李觀李賀本朝王令邢居實輩杳不可復得輒

過疑天地閒春淑秋澄之氣徒歲鍾於奇葩怪植殊珍大貝而人獨受之者少不然則余之耳目狹不足以得也癸卯秋八月乃始得舒生首示余兩編余讀蒸墅稿如登岱華檜柏松椿樅杉楩樟之榦掀舞而偃踞槎牙而陰森如涉大海龍蜃蛟螭鯤鯨黿鼉號風潠雨叱霆捩電朝莫變怪之百出如觀武庫戈甲犀利光芒閃爍毛髮森聳而膽爲寒如步寒臯眺遠渚煙深月澹雁嘈嘷而鶴孤唳讀史述如神禹隨山刊木百川順逆之勢畢露如季札觀周樂聘列國逆料其理亂興亡皆暗合如馮婦徒手搏虎如子路片言折獄益其通達近誼辯博近䇿贍鬱近觀奇詭近賀勁挺近令清峭近居實余

驚喜恨得之晚進之曰誼也險軍也諂觀也膚貿也浮令也激居貧也愴生豈此之儷乎哉余聞之也論太高者奇勝正其於行流之狂辭太工者華掩質其於學失之贅惟趨乎實則一祖孔氏莊列其誕者也惟務正大則一宗孟氏屈馬其靡者也生既蚤獵羣書氣豪骨老不肯躡舉子後方且磨礲浸灌於性命道德之說駸駸焉巽稟靈識孰如生者生其此之愼乎哉今生之年甫二十有六巽稟益宜養靈識益宜充又二十六年歸然以行學立閭風上追前哲而啟後來者必生也

棻按癸卯爲淳祐三年後三十六年至祥興己卯而宋亡是爲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先生年六十二矣至

二十九年壬辰撰新建寧海縣學記先生年七十五

矣其卒不知何時年當及耄矣

閬風集十二卷

簡明目錄宋舒岳祥撰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

出詩文皆稱心而出不事雕鐫自有不衫不履之致

集中有詩訣一首云欲自柳州參靖節將邀東野適

盧仝其宗旨可見也

遺詩見三台文獻

楊白花

楊白花懊惱隨風度江水將心莫語少年郎少年一行

輕萬里楊條插地便生根花性飄揚似夢塵恨不築城

高萬丈花飛莫放出重門珠簾繡柱香雲護只有黃鸞知去路

寓言

妾家有高樓高高入青天欲作萬丈梯倚空無攀援直人在萬里一去已經年長路與天接舉足躡星躔妾欲尋夫壻解甲投戈鋋攜手上雲霓直到天河壖牽牛與織女不知妾相憐姮娥惠神藥嬿婉成天仙

古意

客從南方來遺我薰風琴薰風未易致且奏易水吟高涙忽起立四顧變愁陰征馬立踟躕旁人涙沾襟壯士不畏死怒髮豎森森長揖辭四座秦關無阻深燕客視

秦王已若置中禽一朝事不成易水有悲音請君且勿彈此曲傷人心

石臺紀游

蒼山面長溪勢若飲奔馬層臺跨其脊萬古絕瀟灑登臨維茲時朋從未云寡迢迢歷榛莽靡靡眺原野白雲與翠霞敻在履屐下窮秋向搖落霜菊摘盈把賞心孰無同幽抱欣已寫邈矣千載期名山俟來者

天門山

煙樹連天遠漁樵兩地分儤舟滄海路僧錫石橋雲落日人行少空村犬吠聞誰知隱淪者絕跡在人羣

登樓

千年日月藏丹鼎萬里乾坤著白頭落水斷虹天渺渺
閒雲倦鳥日悠悠開門碧海通諸島極目青山是別州
我欲載騎黃鶴去回頭還有故鄉愁
新厤未頒遺民感愴書懷一首貽王達善曹季辨胡山
甫戴帥初諸君皆避地客也
故國山河成斷絕孤臣江海自飄零牕閒取月離離白
樹下窺天碎碎青一鴈不來山驛靜千梅欲動客愁醒
新年未賜王春厤三尺蕘階自有蓂
一春四十日天氣未佳花事行復已矣太息成吟
積翠林塘十畝陰雨中不覺變流音江山萬里登樓眼
宇宙千年隱几心有客不來還日暮掩書無語自春深

倚欄欲數排簷竹故故飛花點袖襟

懷舊

蔌蔌藤花滿石牀道人端坐受生香海棠枝上鶯啼處

二十年前事未忘

亂定後過西溪

不過西溪三十秋亂餘重到淚雙流黃蒿滿地青煙少

日暮驅車不敢留

遺文

宗卿雲壑先生文集序　　三台文獻

士有生於人材盛多之世其見聞濡染氣類翕合高下

大小各成其材杜子美所謂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此周家豐芑之仁仲尼時雨之化所被者遠矣宋東都人材之盛自慶厯至於元祐極矣於時吾寧海至爲僻陋前未有聞也惟赤城羅公適正之特起於華門圭竇之中與上國名都英俊爭衡鼎鼎如也既略見於功而形之於詞章者亦雅正豐融懸車早退高風凜然南渡人材之盛莫若乾道淳熙於時吾邑人人未盛也而雲壑王公先生首以材選剖符持節官至九卿乞身高蹈以詩文自娛不求工而自工大略似赤城先生也嗚呼二公之所到豈非當兩都人物極盛之時見聞濡染氣類翕合而然邪僕嘗見公所作嘗鼎一臠耳其元孫任手繕寫公詩文二十卷以授

僕曰嘗捧呈丞相葉信公矣公讀之曰此前輩老成之作自有縕藉今之刻斲心脾者未易及也且日宜以屬舒景辭序之今敢以累君僕念任以詩從予久昔嘗跋任詩推其源流脈絡來自雲壑也近作壽甫墓誌又及雲壑之勝遊高躅矣此何以加焉獨念雲壑幸當乾淳之盛時及聞諸老大儒之遺論出處有度而言又甚文焉爲不負此生矣僕不幸值叔季之末失師友之益視公爲有媿矣敬志其卷首三太息而歸之任焉聞任已刻之梓將廣其傳僕亦何幸託名於其題也公諱齊與字之孟登紹興庚辰第官至宗正少卿以直煥章閣致仕

新建寧海縣學記　赤城後集

皇帝既一南北郡百蠻乃尊孔氏隆儒術闡文治也京師立太學郡置學教授縣設學教諭凡有籍于學者皆得免徭役士無科舉之累而務問學之實郡歲貢一士庶幾鄉舉里選之意天下之士幸矣台郡士尤幸也比年路縣長佐多值好文敦學之彥加意作成又幸上道肅政廉訪一司分命馬公訓監臨于台首以學校為亟既新郡學又欲新五邑學此非台之士尤幸者歟人謂台學固幸矣寧海學尤幸也初寧海學之在宋東都日與孔子廟各奠一所高述之頌李慶孫之記可考已今學與廟合在縣治之南歲久摧壓縣丞周汝弼嘗修治

之有緒矣已丑燬於婺寇之變縣丞孫侯天錫賛提學事盗平民定決意興建是歲七月作講堂直舍朔望行禮於其中講說亦不廢書宮于堵次第修舉矣明年十月判官張侯謙以督海租至明年七月治中王侯英以慮囚至皆憫丞之勞相與勸助於是孔子殿成塑聖哲坐像位列有序拱以儀門櫺星翼以兩廡入齋游息有亭后土有祠下至庖湢莫不新整明年十月廉車行部至入學奠謁禮成顧瞻齋廬周視門廡一物不備公以爲慊諭諸籍儒亟完治之此豈非寧海之學尤幸者歟嗟夫大矣哉皇帝一念之仁恕流行變化故海隅遠邑能建立如此於是前教諭沈桂見教諭朱安宅孫鈞後

教諭李洧孫緝續勸率而成之職事諸生謀樹碑紀績而請岳祥爲之記岳祥不敢辭乃諗於衆曰自古一統天下之主未有不尊孔氏隆儒術者也漢高帝三尺劍誅秦滅項干戈甫定過魯祠孔子秦灰既冷之後孔壁未發之前有此偉特可爲萬世法東都建武有唐貞觀亦一統之時也皆用此道立太學幸國子監命名儒折衷衆說集成疏義使學者有所趨向豈不韙歟是故自古一統天下之主必尊孔氏而隆儒術也夫一統之主必若是者何也六經者理義之統理義者人心之統也人心者天下之統也崇經術所以明理義理義明所以正人心人心正則天下之統定矣統者何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心相授受之統也孔子心得堯舜之統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此孔子家傳之統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極者一統之所也是以歷代帝王必得此心之統而後一天下之統也孔子之徒儒家者流博學審問以求其說愼思明辨以究其歸終於篤行以踐其道不雜于異端不惑于小知有天下國家者用其說則治且安不用則危且亡古之聖賢無六經外之人物善乎儒者之用心也其爲學一出於孔子其用心亦若孔子而已居無一畝之宮而區區欲爲有天下國家者治其天下國家抑何迂也然而安四海之民而不以爲泰建萬載之業而不以爲功此帝王所以尊

其師而隆其術也皇帝益深得統天下之要矣此則天下之士之幸也豈惟一郡一縣之士幸哉嗚呼一雨之雲四海皆均也一葉之春八荒皆仁也以一郡一縣之學之幸可以知天下之學

處士方菊田先生岳附

台州府志遺逸方岳字元善號菊田經明行修隱居不仕以詩名寧海人

三台詩錄方岳字元善號菊田寧海人著深雪偶談詩學淵明時又爲坡谷體舒閬風亟稱之

遺書

深雪偶談一卷見四庫全書詩文評存目

四庫全書總目宋方嶽撰嶽字元善寧海人書中記
淳祐初年事云僂指二十霜余已就老又載丙寅三
月喪子事丙寅乃度宗咸淳二年則嶽至宋末尙在
也書凡十有四條皆評詩詞又自載其感舊題畫二
詩俱不甚佳至其言梅花二字入詩尤爲難工獨引
賈似道梅花見處多留句之語以爲絕唱更未免近
於諂矣
按此書載說郛係節錄非足本也凡十六條此云十
四誤
遺詩三首見宋詩紀事
感舊并序

湻祐初偕友自南嵩從天竺歸隱溪之南岡余冬夕踏落葉訪之小尨迎吠時佛燈猶在啟關煑茗既而侶行溪閒篙小舟自拜龍巖順流東下誦坡谷詩徘徊久之舍舟登岸借僧裘禦寒而返僂指二十霜矣

昔年訪月寒溪頭霜高酒劣稜生裘溪僧輟寢從吾幽其移不繫漁人舟斷崖老木紛金虬又如蘋藻涵清流鶴骨浸煩風霜戛妙語滿地無人收 深雪偶談

按山谷中秋詩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東坡月夜與客飲酒杏花下詩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詩用其意見深雪偶談

鷺

聳兩吟肩似我愁菰蒲葉下一身秋溪風昨夜吹魚落
飛過前灘看水流 陳郁話腴

絕句

數葉芭蕉數葉秋燈長兩久不眠愁靈溪寺裏夜曾聽
又聽靈溪溪水流 全芳備祖

樗園劉正仲先生莊孫 林處恭

袁桷清容集劉莊孫字正仲號樗園寧海人平日孜孜於學於六經論語老子楚詞皆有論述王深寧尚書謂近日著作無若劉君之富者遭世亂離隱居晦迹鄉里往來唯舒景辟陳南山二先生其外則奉化戴帥初而已晚客授於鄞鄞人甚尊禮之 按寧海縣志陳壽字應嵩白嶠人太學生宋亡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不仕卒謚文貞處士著有家禮準南山集

宋元學案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閬風齊名亦荆溪弟子所著有劉黃陂集與閬風同避地於奉化今但存姓氏於剡源集而已

梓材謹按戴剡源集清容齋記云清容從遊之賢者天台劉君正仲父以爽惠清和之說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自注云劉號樗園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

棻按劉倓字允叔嘉定元年特科終黃陂簿此云著劉黃陂集是誤以莊孫爲倓也

雲濠按清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

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復著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注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藁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案按見袁桷劉隱君墓誌

台州札記剡源集書歎詩王生困縲紲泝道劉子急徵追正仲舒叟挈家走幾遭顛與嵓東野我無三人辱閉門但窮飢飽死世更多徒憂何以爲敢作小夫歎聊爲才士悲舒子高品藻王生怪衣冠處世那得爾譊譊眞自殘劉子最多愛逢人傾肺肝勸我學其道縮身可泥蟠胡爲亦不免忿此坐長歎泝道東野疑皆寧海士也

宋元學案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醕篤受業於舒閬風

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閩風師弟

後無復存矣

台學統卷六十